



自警編 朝鮮版

特別
口9
3352





言編

政事類

政事

政事 濟人慶

鎖附 獄訟 制勝

作荒 賦

通下清 教弊

物外

卷

龜山先生語錄云。為政要行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

政事

畏官人。但此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错。決撻了人。宰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張齊賢儻蕩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

之所至。尤不治。上聞之。皆不以為善。唯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四方。唯向敏中盡心於民事耳。

韓魏公勤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

政事

脈按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貪醫貪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脈不能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揚州青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間如傳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

寬以略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議者以為知言

張芸叟言初游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入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

政事

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枉
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
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
遠編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
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迄今三十餘年
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
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
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
是時老蘇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
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問之則答曰我於

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張忠定公詠誨李旼曰子一日為政信及於
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
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
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
必有後言矣

張忠定公曰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
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
學古之士曰治斯治矣

張忠定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

政事

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版謂之戒民
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湖上野錄
初張忠定公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
代公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
始踰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亂逐冕據
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州馬
公知節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
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
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間之皆鼓舞相慶
如赤子以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

民信已易嚴以寬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
慰愜蜀部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
賜詔加獎就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
蜀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
西顧之憂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沈雅有清識所至以嚴
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
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開封府治京師陳文惠公堯佐以謂治煩之
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

政事

欲其澄也。故陳文惠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神道碑

呂正獻公公著為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出廳。決民訟。退就便坐。宴居如齋。賓寮至者毋拘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為常。後雖年高。貴重不少替。單陋邦也。公以愷悌為政。不嚴而肅。轉運

司輦乳香萬斤。配賣郡中。公停之。郡庫雖符檄督迫。竟不為強配。

諫議劉公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叅政三人同起身請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嘗持四字。曰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其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來。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諫議劉公安世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

政事

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實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實臣尤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實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實臣即惠穆公也

馬永卿問立身仕宦之道於元城先生問家屬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為出僕復問請益先生曰漢書云吏以法令為師有暇可看條貫又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之意以僕初出場屋行已或犯法且為吏所欺故有此言

曾子固鞏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

政事

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
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
事在州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
因能而使公總攬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
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為之令行禁止吏莫
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
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
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
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
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為政本仁惠吏民愛之
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已取譽常曰
牢籠之事吾所不為居憲府多所論奏未
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辯
每謂人曰吾不為他學但幼即學平心以
待物耳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銷鑄者百
餘人以託質質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宗
旦曰吾以術陰釣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
政以術釣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慙服

政事

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范忠宣公知齊州。齊為山東劇郡。屠販劫盜無虛日。人或勉公曰。公為政素寬。然齊民兇悍性好剽劫。以嚴治之。猶不能戢。若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公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治。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玩之道也。齊有兩司理院。囚繫常滿。多屠販盜竊。而督賞者。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通判州事起白。公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釋之不旋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如何。曰。往往待其自以疾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感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耶。遂盡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為良民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襄城之民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

政事

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
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
懷之不忘。至今號為著作林著作公宰縣
時官也

邵伯温初入仕侍講。先生曰。凡作官。雖所部
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
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
經杖責者。宜謹之。恐其或有所立。伯温終
身行之。

昔錢尚書適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
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
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
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
進子弟也。錢曰。今它處後進必居於位。或
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文自
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俗敦尚
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
故至今為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
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
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為法。

政事

晁文元公迥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
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免髮膚之傷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徃徃事過不能
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

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
彼此兩得也

又或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
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

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己甚
害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

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
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

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
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

言也王沂公會嘗說喫得三斗醞醋方做
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辨志錄韓魏公語

錄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語錄人有忿爭者
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

不可不謹和靖語錄

以事

趙忠簡公鼎之在越也。惟以束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前輩言蒞官處有三莫之說。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

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谷志古清修集龍圖梅公摯景祐初。以殿中丞出知昭州。嘗著瘴說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辰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惟薄之瘴也。有一

鎮靜

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
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
自知乃歸咎之士瘴不亦縲乎其後鄒道
鄉志全元符中謫昭因其說以為詩

鎮靜

國初趙普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
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之通衢
李沆常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
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
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

所傷多矣元城先生論 本朝名相最得

大臣體者惟李沆一人正謂此也且 祖

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

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

人且其法度不無少害但利多耳後人不

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

曹瑋以在秦州累章求代 真宗問王旦誰

可代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 上即

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

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

魏野

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
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
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
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
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
之復見旦而具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初
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
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
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
晝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

為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
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羗人讐服邊境之事
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
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
者但以及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
矣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胡文恭公宿天資謹靜當大任尤顧惜大體
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
獨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
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

鎮靜

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議論類皆如此

初夏人方議講和韓魏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俱出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撫河東范公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 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廬中范公猶爭以為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琦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會杜邠公富韓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為忤也又別錄云公嘗為門人語此事曰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少爾如希文亦未免有易動處

慶州軍亂二府入議文潞公曰朝廷施為務

鎮靜

合人心以靜重為先不宜偏聽 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 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王荆公曰所以為此將以去民之害何為不可若萬事墮頽如西晉風茲乃益亂也蓋荆公知公言為已發故力排之

初蜀新亂張尚書至公守襲舊制周列更鋪凡數百所張忠定公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

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張文定公方平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峻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

鎮靜

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

趙忠簡公鼎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効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信

尹先生傳曰事上使下皆以信為主人之不

從者皆已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

伊川先生曰仁義禮智四者有端而信無端為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為有不信故有信字晦庵先生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焉其理亦猶是也又曰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

信

亦無不在也

史太師結曰政之大要曰食曰兵曰信民以食為天一日無食而流離殍餓轉徙於溝壑是食不可不足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無兵以守則雖有險阻必陷於敵是兵不可不足也夫無食何以養民無兵何以守國至於語信則寧去斯二者而信不可失何則信蓋民之司命也彼齊威晉文之霸志在富國是欲足食也志在強兵是欲足兵也而猶待不背曹沫之盟首為伐原之

舉乃能成霸業信之不可無也如此惜乎假之而立霸不能真用其信也人之有生惟死為大事寧使其人死於飢餓死於盜賊而不可一日無信蓋食可一熟而狼戾兵可一日而招集惟信一失則天下有土崩瓦解之勢泮渙離散不可收拾於是時也雖三令五申其誰信乎然則信者真民之司命也

張忠定公問李昉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

信

也此一任應稍稍爾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略使知環州以屬羗多懷貳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羗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

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又傳云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而謂曰我醉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羗無不悅服范文正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其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蕃質子縱其出

信

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
徹衛與語不疑

趙元昊死子亮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
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為節度使使
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
下程公琳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
信撫夷狄且亮祚幼然君臣和三將無異
志雖欲有為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
撫之上以為然

陳文惠公堯佐治開封府公以謂治煩之術

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
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
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
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
汝忍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
法者重出

通下情

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
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遠郡禁民擅赴闕者
富韓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

通下情

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
元昊。北走契丹矣。神道碑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
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
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
矣。李旼問其肯。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
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
亦十得八九矣。

濟人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

必有所濟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羣兒戲。一兒偶墮瓮水
中。羣兒譁棄去。公則以石擊瓮。水因穴而
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於髫鬣
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瓮圖。

彭公思永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
中。則思天下之寒者矣。其本源如此。故仁
恕之善見於天下。而人推其誠長者。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
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醫。亦不

仁人

許既而歎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
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丈夫之志
於相理則當然鑿之伎君何願焉乃無失
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為是哉古人有云常
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
丈夫之於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
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
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
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
者莫如良醫果能為良醫也上以療君親
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生在
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
有也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范公祖
禹言 朝廷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
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
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
田院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
止以三百人為額則京師之衆孤窮者不
止千二百人每遇大冬盛寒然後降旨救

濟人

恤則民已凍餒死損者衆矣臣以為宜於
四福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
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略救濟不必專
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為殿最其天下
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賑恤須要
實惠及貧民 上開納焉家傳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
常曰顯常愧此四字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堤民
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

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楫盡救之已而
丘冢潰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飢歉
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
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中
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
為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夭闕者

葉石林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
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
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

濟人

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耳余為閱法則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閩人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資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徃徃臨蓐以器貯水纔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劔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劔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奉置醴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

濟人

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
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
其事 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
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後子奉使於閩與
仲寬為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子嘗至其
邑聞仲寬因彼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
迎於郊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偉有戒殺
文甚詳行於世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
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

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
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
按之水盆中唧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
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
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
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
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
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
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
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

治人

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
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
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
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
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
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
稍長即殺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
渚有荻場其利甚博而為勢家及浮屠所
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
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十三萬七千有
奇以正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奇免符下
日九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
之樂

憂民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快
快不事事韓琦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
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

救荒

范文正公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殍殣枕路是

救荒

時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矣吳中喜競渡好為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游興造皆欲以穀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

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飢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義澤也

富公弼知鄆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

救荒

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
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
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
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
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羊麥大熟
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
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
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
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
之飢民聚為疾疫反相蹈藉死或待次數

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
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
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邵伯溫曰富
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
州活飢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
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
世烏得而窺之哉

韓魏公以益利路人飢為體量安撫使公至
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
以為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

救荒

活檄劔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
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傷賞勸誘納粟後
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
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
戶逐貧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
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
之來更生我也

范公堯夫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
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
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

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
路荐飢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
懼未有以繼會是秋蓬生蔽野而結實如
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之餘公令官糶所
收尚不貲又於鄰路市耕牛穀租計戶口
分餼蕃漢人戶無以人力墾耕布種甚廣
遂大有年或言公廩餼過多而無活人之
實朝廷疑之遣使按治民間之爭先輸官
比使至無負者

趙清獻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

救荒

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飢死者公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越抗尤著

文潞公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糴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勝斗以糴或抑市并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曾公鞏為通判歲飢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

救荒

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是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千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尔當痛以繩之境内率以無擾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蕪濟承事蕪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

已有欽嘆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蕪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糶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

救荒

路者比比青紫

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寇王文康公曠奏復之名臣傳

王沂公會留守洛師歲歉里有困積者飢民聚黨脅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計仍上言國初淮浙未下之日嘗命陝

雍晉絳歲漕粟以赴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于今賴之

吳遵路明道末天下蝗旱遵路知通州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采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其直糶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蓆鹽蔬日與飯參俵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

救荒

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
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
公治狀頒下諸郡熙寧中余官于通距公
之治逾四十年而民猶詠稱不已無水
程伯淳攝上元邑盛夏塘堤太決法當言
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
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
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蘇兵部者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
貴百姓飢殍京東轉運司亦無以為賑洛

陽留守移書求者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
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謂者曰陝
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
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者曰天災流行
春秋有恤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
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
曰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
廷甚嘉之

參政王文忠公堯臣知光州歲大旱羣盜發
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亦荒

救荒

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
令至今用之

扈諫議稱為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飢道殣相
望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
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

馬少保知果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飢乃邀
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瀕江諸郡
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糴令飢轉粟
以相賙足朝廷從其言

楊諫議告除京西轉運使時屬部歲飢所至

穀公廩又募富室出粟以賑之民伐桑易
粟不能售告命高其估以給酒官由是獲
濟者甚衆

梅諫議摯通判蘇州初二浙飢官餼種食已
而督償之甚急摯上言賑民所以為惠也
反撓民不便因下其奏他州悉得緩期償
之

宣和六年秋秀州大水田不沒者什一流冗
塞路倉府空虛無賑策洪忠宣公皓時
為司錄事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

救荒

粟留一年食穀其餘糶於城之四隅升換
市直錢五戒米肆揭價於青白旗上巡行
無時扶其旗靡者皆無敢貴糶不能自食
者為主之立屋於東南兩廢寺十人一室
男女異處防其淆偽涅黑子識其手東五
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羸不可杖有
侵牟鬪囂者亂其手文逐之皆帖帖畏伏
借用所掌穀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綱常
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鑠津柵諭守
使截留守禁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

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臘猶未盡
中道而止則如勿掾寧以一身易十萬人
命訖留之居亡何廉訪使者王孝竭至郡
曰平江哀號訴飢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
守具以對即延公如兩寺驗視民蕭然無
出聲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政不過是也違
制抵罪得為君脫之且厚賞呼吏草奏公
曰免戾幸矣安所賞但食猶未足公能終
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來如請而
得至來秋民相携以歸前後所活者九萬

五千餘人州人既不死凶年公出無不以手加額呼為洪佛子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飢歉民多弃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名人收養日給廣惠米二升每日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夭闕者

救弊

蘇公頌前後掌天官四選五年是時倉法行吏無所覲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關陞

磨勘或以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為稽滯公敕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者公必徃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為之奏請或陳白都堂故壬大夫受賜多而不得者亦以為無可憾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

救弊

不欲行或匿例不見韓魏公令刪取五房
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為綱
目類次之封滕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
人始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
下于其間

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負而居職者類以不久
遷去故吏得為姦杜公衍始視銓事一日
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賂對
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受他闕居數日吏
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

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
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
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
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廳行文
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
公其在審官有以賂求官者吏謝不受曰
我公有賢名不以見用去矣姑少待之
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
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
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司馬溫公

叔契

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日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

漢武帝用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

救弊

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
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
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
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
如居室弊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
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
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
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
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
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

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
司何也惠卿不能對詆公曰先為侍從何
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
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
畢賜坐戶外將出上令徙戶內右左皆
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凶凶何
也王珪曰臣踈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
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
也上曰聞則當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
民為之尚能以蚕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

救弊

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

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弃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

罰。此則 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
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
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
曰：不敢。

王安石常非其兄安石所為。為西京國子監
教授，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
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
人也。官滿至京師。上以介甫故，召上殿。
時人以為必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
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衆歛太急，知人不明。

耳。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息命。久之，乃
得館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汹汹不
樂新法，皆歸咎於公。恐為家禍，介甫不聽。
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曹
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
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
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
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僂及先人，發掘丘壟，
豈得不預我事耶？

韓琦判大名府時，朝廷行青苗法，衆議皆以

救弊

謂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中外無復言。公慨然上疏乞罷其法條例。司䟽難頒下。及令進奏官指揮本院。將中書劄子頒行天下。公再奏曰。臣詳制置司䟽駁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之。唯舉大槩。用偏辭曲為阻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君。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至再有辨列。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示民。若有意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贖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贖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

救弊

司辨之以國服為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暮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蓋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伍百。公老因而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暮

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暮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暮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亦是欺罔聖

救弊

聽。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貳錢取息之利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上始得疏。意已大悟。亟欲寢罷。王安石引疾在告。唯參知

政事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御史中丞呂公著亦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欲別坐事。令出。既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與藩臣若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既

救弊

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皇恐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之乃止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

旨。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舍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妄樸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

救弊

仁廟為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為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尚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祇增其勢。爾雖天下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濼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

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必行也。得君之初。與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與熙寧初比也。元城語錄

司馬溫公拜門下侍郎。力辭不許。數賜手書。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

救弊

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初神宗皇帝以英傑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吾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玩

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答五百者多死。景帝改之。武帝作鹽鐵。權酷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德宗罷之。德宗為宮市五坊

救弊

小兒暴橫。益鐵使月進羨餘。順宗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益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峽茶。以邊用未即罷去。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

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病。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間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失時。異議甚衆。獨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遂詔諸將兵皆隸州

救弊

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法

司馬公與王荊公書曰。光以蒙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論訥訥。輒敢獻言于左右。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之事。某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

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更生新意。以取民之脂膏。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為過論也。當是之時。願毋罪歲。

楊无素為中丞。與劉摯言助役有十害。王荊公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為。曹布曰。請為之。仍詰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无素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

救弊

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者。邪姦臣今獲罪，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終為天下之患，害願陛下勿忘。臣言於是元素出，知鄭州。鞏責監臨，琥亦由此忤。荆公意坐事落，修注聞見錄重出

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陳堯佐嘆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言者以為非便，而丁晉公主之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為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神道碑

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陳堯佐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神道碑

劉忠肅公鞏在南京幕府，會司農寺行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闕伯廟歲為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嘆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公，方

救弊

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張公矍然。因託公為奏曰。閔伯遷此。商丘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徵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墊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日批曰。辱國瀆神。此為甚者。速令行下。更不施行。司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取勘行狀。

辨誣

王晉公祐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鄉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趨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

李誣

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貶時親賓送於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聞見錄

李繼隆討虜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

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據陰陽人狀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玘及其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

下誣

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 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 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暮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以爾為賢爾乃不才如是耶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佞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衷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

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 真宗驚手出奏示執政曰寇準乃反邪三文正公熟視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駿耳可劄與寇準知上意亦解

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離丁謂輒

卞誣

去寇準姓氏云逆準不書蔡公齊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天下豈可為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過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旦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算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

曰果行之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此卜祝賤流累及朝廷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焚去之

蔡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為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公為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

不誣

懼請出既有除命韓魯二公因為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鑒也臣脩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 陛下曾觀之否 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 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庶知而設之賴 仁宗

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嫉忌臣者乃偽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閣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 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 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 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陝陽奏事錄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公彈也文懿復相一日 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

下誣

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比
有為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
他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 陛下訪之凡
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
未見之然為朕言者多矣可從未減曰人
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
空言加罪 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
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
之

韓魏公別錄云內官王昭明絕不類內官往

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文忠公欲
因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
獄乘此欲并中公深治之今蘇安世鞫獄
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昭明
時為監勘官正色曰 上令其監勘正欲
盡公道爾鍛鍊何等語也卒辯其誣猶降
官知滁州事噫今之士大夫識見不及閭
宦者多矣

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
吏鞫之連及數百入上聞之大怒詔蔡齊

下理

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謂繆妄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咎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平生誥勅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詒公廉不可得乃欲以竒動京師自錄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喧言詒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罪陳堯佐為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詒由是獲免

神道碑

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都監竄之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

下誣

守其家富韓公弼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官守懃養子為御藥亦奏罷之德和竟坐腰斬

神道碑

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謫曾肇適館伴虜使事畢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瓘昨者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

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踈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 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瓘以憂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以臣愚計 皇帝以瓘所言狂率而逐之 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特下手書而留之則天下之心曰 皇帝恭事母儀

市誣

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 皇太后功德巍巍而能舍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為罪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美哉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職其犯顏嬰鱗率此類也

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螫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螫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 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

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語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耶禹玉曰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 朝廷誅殛宰執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為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 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疏云盖如父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

至於父母親致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於
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

素抗大監嘗言曾守官營道聞吏民言寇萊
公始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
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
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始戒途吏
民遮道馬復踏蹙不進寇以策叩馬曰吾
尚敢留滯邪汝何不行馬即前去寇泣且
曰語丁謂我負若何事致我于極地邪其
後丁自朱崖移道州素嘗接席語論遂以

下誣

所聞質之丁曰寇自粗疎先朝因節日賜
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飲人時曹利用
為樞密副使不領其意寇曰其勸太傅酒
何故不飲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夫耳
敢爾邪曹厲聲曰利用在樞府而相公謂
之一夫明日當於上前辯之自此二公不
協厥後發萊公之事者曹貂也預謂何事
然中外皆知萊公之禍丁有力焉二公之
在政府也當太平之盛至於贊爨王度亦
無善惡之大者至今天下識與不識知與

獄訟

不知聞萊公之名則許以忠蓋言晉公之
為則目以姦諛豈非丁以才過其實寇以
誠過其才與倦游錄

獄訟

錢宣靖公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
以胷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
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
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
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
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

錄事嘗貳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
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
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撈楚自
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
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
若水廳事諾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
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宿
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
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
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

獄訟

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
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
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
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
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其人號泣
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
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閉門
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
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為若水祈
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論

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
不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
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嘆服
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
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
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 太宗聞之驟加
進擢自幕職半年為知制誥二年為樞密
副使

向文簡公敏中在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
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

獄訟

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且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智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財及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奸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

敬公

問具服并得其賊一府咸以為神也

范文正公以進士解褐為廣德軍司理參軍

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

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

比去至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汪藻撰祠堂記

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錄事參軍宋僖年中

毒暴卒公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君因會客

罷是夜門下人遽以疾告公遣家人子弟

視其喪事宋君小殮口鼻血出漫汗禳帛

公疑其死不以理果為寵妾與小吏為姦

付有司按治具伏因會客置毒在鱉肉中

公曰商在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

命再劾之宋君果不嗜鱉肉為坐客所并

乃客散醉歸置毒酒盃中而殺之罪人覬

他日獄變為逃死之計也人以為公殺摘

姦伏如神明若非遇公則宋君之冤無以

伸於地下矣

齊內翰穎父適嘗為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

子坐重辟府特命適按劾之為免其子死

而父以抵法託言於人曰主簿仁人也且

獄訟

生令子明年頴生天聖中進士及第
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
而法寺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
皆移情就法不以上請燕肅判刑部奏天
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豈
無法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
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
是奏讞者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疑者
無不貸免自天聖四年距今蓋五十年貸
免無慮數萬人古所謂仁人之言肅有之

矣

胡文恭公宿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
成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箠
楚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
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
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
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彼歐之婦
與吳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
告也公之精誠格物蓋如此
涇卒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欲為亂其後斬二

赦公

人黥四人亂意乃息委胡文恭公宿置獄
治三司吏不時計度三司使護吏不肯遣
公曰涇卒悖慢誠其罪然折支軍情所繫
積八十五日而不與則三司豈得無罪耶
陛下以包拯近臣不令置對可謂曲法申
息而拯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
行而綱紀益廢矣拯懼立遣吏就獄行狀
趙清獻公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
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
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

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蔡文忠公齊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
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跡蹤連蔓至數百
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為政之
過也為緩其獄得咸死者十餘人餘皆釋
而不問之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
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陳公洎初為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
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
人莫敢言公嘗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

徽公

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寃死待我而伸爾曹依違懼既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詣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

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

云濟北先生集

魏公別錄云內官王昭明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安世鞠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昭明時為監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等語也歐陽遂清脫重職方張其知江陰軍吏盜錢參百貫二十年

獄公

矣其殺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郭謂
曰此應賞典願竄吏吾以聞其慘然曰殺
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償出
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
以十日而足乃推二人死者為首餘悉償
不問郭愧且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其
乃薛簡肅公奎之婿

鄂州崇陽素號難治歐陽曄治之至則快滯
獄百餘事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歐至死者
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

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
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
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
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
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
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
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歐陽文忠公集
曾侍中公亮為相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
之密州銀沙糞民田中有強盜者大理論
以死公亮獨曰此禁物也罪不應死下有

獄訟

司議率比劫盜禁法盜得不死先是金銀
所設多以強盜坐死自是無死者出熙豐
故事名

臣傳

東坡外祖程公逸諱仁霸眉山入攝錄事參
軍眉山尉有得盜蘆服根者所持刀誤中
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
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
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為汝
直之盜果稱冤移獄竟殺盜公生誅囚罷
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妻

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服待公而決前此
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
我故死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
擔荷而往暫對即生入天子孫壽祿朱紫
盈門矣公具語家人沐浴就寢而卒軾幼
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
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
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

大全集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

獄公

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文人爭事
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
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為之加
禮宗旦得盜鑄錢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
叢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
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
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
子也歐陽公撰
神道碑
李諫議應言少孤事母以孝聞除侍御史時
鄆州民有傳妖法者其黨凡百餘人捕者

欲邀功賞而極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
事止誅首謀數人餘悉全活之

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會禁中大火延兩宮
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
公具案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
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炷竈
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
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 上為緩
其獄卒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
獄常空者四五墓誌

獄訟

上初即位韓絳即建議復肉刑至是復詔執政議呂公著以為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譏吳充議復置圜土衆以為難行王珪欲取開封死罪囚試以劓刑公曰刑而不死則肉刑遂行矣議竟得寢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紛紛或補得數大岳誣以樞密章案之子縊之所鑄也初遣監察御史張茂直就平江鞠之案上縊不伏再遣侍御史沈疇

既至繫者已數百人盡釋之閱實以聞時宰大怒別選鍛鍊縊竟坐刺配籍沒其家沈既得罪歸鄉亦死張再遷亦不顯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矣二子皆東吳賢者不幸而當此大抵張之失在於但畏人而不畏天吁可以為世之戒矣

姚龍學仲孫為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嘗賈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

獄訟

將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其盜者嗣宗喜曰審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擢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

梅尚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日上章解組徑入武夷山樓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夔抱大罪柰何與妄念于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况於人神曰昔提

點某路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等夔於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聞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民有妾夏沈香者澣衣井旁其嫡子墮井妻訟于州必以謂沈香者擠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沈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聞廟師邢頗從仙人游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

獄訟

弗之答尋語所親曰如沈香何睦為之震
汗廢食者累日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
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
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
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
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
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
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張文定公齊賢

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

均者更相訟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
更十餘斷不能服宰相張齊賢曰是非臺
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賢
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
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歸
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按堵
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
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韓魏公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
親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

獄公

就決於卧内人或以公任勞事過多勉其略於總劾委於佐屬而少自便安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略也吾恐有所不盡而未嘗輒有以略也况其可以委人乎

韓忠憲公億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賂里嫗之兒類者使認之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索之畜嫂姪訴于州及提轉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

十餘年洎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毋復歸如初

張忠定公詠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立其質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

徽公

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朕公明斷

李侍郎若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為姪者欲併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歐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叔果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其財重

馬忠肅公亮知洪州有父子同訴失其家婦公潛諷胥吏就詢所居知其前後皆有津涉密選幹吏網于水中翌日而獲沈屍即辰而辨謀殺

財賦

陳慙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慙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慙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慙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

陳晉公慙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晉公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

財賦

減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說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為稱首。後李侍郎諮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

龍川志云。河朔地鹺。民刮鹺煎鹽。不買而足用。周世宗常推海鹽。共得三十萬緡。民多犯法。極苦之。藝祖征河東還。父老進狀乞隨兩稅納錢三十萬緡。而罷推法。藝

祖許焉。今兩稅外食鹽錢是已。是時民於澶州河橋設感聖恩道場。父老至今能道之。及仁宗朝。王君貺為三司使。復議推法未定。君貺去職。張安道繼之。具本末以奏。且曰。河朔歲有河堤國信之勞。比諸道為苦。恐不宜復推鹽以困之。仁宗驚曰。朕不知也。奈何。重困河朔。生靈鄉為朕誤。數句語。朕將親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即批奏牘。後曰。朕恐河朔軍民復食貴鹽。所請寧不行。時賈魏公昌朝留守北都。聖語

財賦

至即刻石於府園騎山樓癭木亭上。及賈公再守魏而提點刑獄。薛向密奏乞行推法。託以它事入議。朝廷許之。賈公且知其計及其還置酒邀之中食。引至騎山癭木亭相對酒五行。無它語。向顧見石刻知事已露。遂不復議。推事魏人以此深德賈公。

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王公堯

臣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暮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十萬。而所在流庸復其業。

財賦

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薛王文正公於政事堂，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起謝，復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
程文簡公琳為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不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
孫伯純知海州，曰：「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箠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

鰾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椿箭箠，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
龔深之言，司馬文正作相，除李公擇為戶部尚書。門人問曰：「公擇文士，恐於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謂朝廷急於利久矣。舉此人為戶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息貪吏，聚斂培剝之心。」
仁宗時，國用乏，言利者爭獻計。富國傳獻簡公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

欲救其弊。陛下宜躬自險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為之無益。聚歛者用則天下殆矣。薛簡肅公奎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旦。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為不可。茶鹽商稅之人。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

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密學陳公襄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幣。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名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憐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

張公商英既相之後。大抵一話一言皆以百姓為本。至於省六路上供錢鈔而民無橫賦。改當十錢為當三。而百貨為之平。罷內

財賦

歲東北出剩鹽鈔歸之有司。而商賈之貨
 通罷修內五福太一宮。而上木之役息。凡
 所以利國安百姓者。不可一二數。家傳
 富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
 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
 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
 謂之寬郵。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
 獄。天下便之。神道碑

王質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
 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

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
 若。神道碑

彭思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
 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入州知勸時大
 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哀民
 取賞。吾不忍為。遂無所獻。行狀

呂公著知河陽時。役法已定。類多張虛數。以
 取羨餘。蓋所統五縣。歲取於民者。有募監
 倉庫人等錢三千九百二十七緡。而官未
 嘗募人。實以軍吏代役。又有追償舊欠。秋

財賦

重役錢五千五百緡。然至是所償已盡。而取於民者遂為定數。歲輸之無已時。公為括其數以告于朝。請一切蠲之。以寬下戶之輸錢者。詔付司農。竟不行。

范太史祖禹論聚斂云。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之。則所害者多。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濟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洪羊以來。未有

令終者也。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融既流死。而韋堅楊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之。極于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壅利而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况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不為培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財賦

熙寧三年 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為矣邵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宣和間近臣薦向公子韶材堪出使除京東轉運副使戶部尚書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

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它州進通用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浸不可長士論躓之

孝宗謂周益公曰只為養兵不免皆取之民公因極陳民困之由上問各有名色何故困民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紹興以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萬緡後來乃用二

財賦

十餘萬緡。則是歲添三倍以上。既無所從出。遂於文移折變中。暗增錢數。如苗米一石。其直三千。州府受納。則令折科增三千。為五千。增五千為七千。如此則有田之家。無不被害。安得不困。此特一端爾。它皆類此。上為之悵然。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

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

為民害。其益多矣。

乾德初。國用未豐。蘇曉為淮漕議。盡推舒廬

斬黃壽五州。於貨置四十四場。一萌一蘖

盡收其利。歲衍百餘萬緡。淮洛苦之。曉舟

敗溺死。淮民比屋相賀。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

嬪公主月俸至微。嘆其不可及。王安石獨

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

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術

類如此。故呂誨中丞彈章曰。外示朴野。中

懷狡詐。聞見錄

兵

兵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榻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帝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

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遂定下江南之議太祖遣曹彬潘美往江南彬辭才力不逮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

兵

面既醒 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義之明銳更相為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太祖既得天下名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竒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

天下自安矣語未畢 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 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 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為富貴也不過多積金帛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好田宅市之為子孫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兵權 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

兵

撫賚甚厚諸功臣皆以善終向非中令謀慮深長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莫敢有異心者

曹王彬下江南文武官吏賴王保全皆得其所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悉委轉運使按籍檢視王一不問賑乏絕恤鰥寡仁人之心無所不至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行狀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

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愈矣諸將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父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紀開重

范文正公為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

兵

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為畿
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
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
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
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
淪謝羸老者歸復何託是未停之前大蠹
國用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
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
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
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
與本鄉明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
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
所矣

韓魏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
思而得之未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
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
不為不深昔者殺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
兄弟有生離死別之咎議者但謂不如漢
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
兵於民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

兵

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程氏遺書云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元才二萬

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薦唳皆以為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踰踈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間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

兵

程氏遺書云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衆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之食以此較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

此耳

胡文恭公宿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救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各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 朝廷宜守 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議論類皆如此

上諭宰臣曰國用匱乏正以所費處多呂公

兵

顧浩曰用兵費財最踰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若邊事稍息則國用自饒上曰朕細思之用兵與營造最蠹國用深可戒也

太宗在藩王顯與周瑩為給侍赤脚道者相顯曰此兒須為將相但無陰德耳及長

太宗愛之曰爾非儒家柰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軍誠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帥定州便宜從事忽旦道士通刺為謁被冠褐自稱鄆都觀主笑則口

角至耳亂鬢若剛鬣謂顯曰昨日上帝牒蕃魂二萬至本觀未敢收於冥籍死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滅公算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月契丹引數萬騎獵于威虜軍境即梁門也會兩虜弓皆皮弦緩弱不可用顯引兵勁襲大破之梟名王貴將十五輩獲偽羽林印二紐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朝廷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范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

兵

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公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職事皆言粗何也公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為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臣願陛下究孟子交鄰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夷狄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桀傲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為之用也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弼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弼曰陛下御未久臣愚以為首當推息惠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着用兵二字若干戈一興上貽聖憂下竭民力願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人神共怒為應敵之計可也上曰所先當如何富公曰阜安宇內為先蓋是時王荊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

兵

王韶取熙河以窺靈武結高麗以圖大遼
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地又用劉彝沈
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
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
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達趙
卨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達老将與卨議
論不合為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
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
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壘兵將凍溺
飢餓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

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
禧而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帝早朝當
宁而慟哭宰執不敢仰視 帝嘆息曰永
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
曰臣嘗言之 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
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曾言用兵不是
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
等共饗太平然 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
大漸嗚呼痛哉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

兵

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貳商旅使致之不問
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
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
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
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
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
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
富彊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記聞

制勝

曹瑋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
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
若曰下某食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
至矣大帥料敵當如此

東齋記事

曹南院瑋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
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
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
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
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
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

書後

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近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筆談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旰

所逐率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張忠定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印蜀將趨益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比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為出送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旰首餘黨盡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又記聞云張詠知益州

書錄

有巡檢所領龍猛軍入潰為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標悍善鬪連入數州停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鈐轄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必欲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顧左右張酒具於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於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謁於

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副之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返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遇果敗士衆皆還走幾十里鈐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為真斬我不為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馬正惠公以卒三百進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

新核

計事公為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薄我
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
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盱等無噍
類 神道碑

筆談云狄青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
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
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
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
死然青之用兵至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
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碁已

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
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
也

初樞密副使狄青自請擊儂智高以青為宣
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
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事諫官韓絳上言
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為
之副 上以訪執政時龐籍獨為相對曰
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
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

制勝

青起於行伍若以待從之臣副之復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謹青昔在廊廡居臣麾下沈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處置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州

聞智高將至棄其城及芻糧走保邕智高陷賓州靖引兵出揚言邀賊留監押守邕州監押亦走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月狄青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請將聞宣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某將萬人擊智高為七寨逗遛不進十二月壬申朔智高與其戰於金城驛某敗遁歸死者二千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衆交趾王德政請出兵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可下詔交趾毋出

兵青又請西邊蕃落廣銳近二千騎與俱
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某皆來迎謁
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既又備十
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惰不為備上元張
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其帥如僚案無所嚴
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用命已酉狄
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某於庭下數其
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
栗莫敢仰視余靖起拜曰某之失律亦靖
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

任也於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或說儂智
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兵守崑崙關勿使
度險俟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高
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
崙關直趣其城智高聞之狼狽發兵出戰
戊午相遇於歸仁鋪青使步卒居前匿騎
兵於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
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
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
旗麾騎兵為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為

第勝

三旋而擊之擒立如東蠻軍大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黃師宓等智高走還城官軍追之營其城下夜營中驚呼蠻聞之以為官軍且進攻棄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田州不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為使相然今敵尚多卿為使相安肯復為朕盡死

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佐二府衆論紛然為國朝未有此比今有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體亦為青謀也昔衛青已為大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為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

第勝

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遷諸子官既而
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為青訟功於
中書五月乙巳竟以青為樞密使記聞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岷崙開青至賓
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
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
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
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
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
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岷崙矣筆談

种世衡嘗以罪怒一蕃落將杖其背僚屬為
之請莫能得其人彼杖已奔趙元昊甚親
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訶得其機事
以歸衆乃知世衡用為間也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為經略招討副使
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正公守慶
州堅持不可是時尹洙為經略判官一日
將命至慶州約范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
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
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

制勝

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遂還，魏公遂舉兵入果。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還，至半塗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

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東軒筆錄

拾遺類

議論反覆
報應

議論反覆

王荆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餼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荆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

豫論
反霞

於天下不可也。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名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一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荆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蘇

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為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為然。子厚對太皇太后簾下，與溫

議論
及覆

公爭辯至言異日難以奉陪契劔 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温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復賢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也

聞見錄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德舊人論議不叶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洎三司論市易而呂參政指為沮法荆公信以為然堅乞罷相既出呂嘉問張諤持荆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薦呂惠卿矣二子收淚及惠卿入參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其可以傾奪荆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鄧潤甫在狀廢王安國而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之

議論
及度

事以撼荆公。又言熙寧編勅不便。乞重編修。及令百姓手實。供家財簿。又欲給田募役。以破役法。其他寅緣事故。非議前宰者甚衆。綱紀幾紊。天子斷意。再召荆公秉政。鄧綰懼不自安。欲明前迹。遂殺張若濟。事返攻呂惠卿。朝廷俾張諤為兩浙路察訪。以驗其事。諤猶欲掩覆。而鄧綰復觀望。意指薦引匪人。於是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凡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

荆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奸。故人與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鄧綰張諤之徒。皆以罪去。然自是門下之人。皆無固志。荆公無與共圖事者。又復請去。而再鎮金陵。故詩有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栢青者。蓋謂是也。出東軒筆錄

又云熙寧七年。王荆公初罷相。薦呂惠卿為參政。呂得君怙權。慮荆公復進。因郊禮薦荆公為使相。方進熟。上察見其情。遽問

議論
反覆

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又曰李士寧者蜀人得道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王荆公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及呂惠卿執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世居起獄推治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逢育棄市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呂為此獄引士寧者意欲有誣讖會荆公再入謀遂不行

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呂惠卿門下之人復為諛媚以自安而荆公求退告去尤切有練亨甫者謂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於上以丞相之子雱為樞密使諸弟皆為兩制壻姪皆館職京師賜第宅田邸則庶幾可留也綰如所戒言之上察知其阿黨亦領之而已一日荆公復於上前求去上曰卿勉為朕留當一如卿所欲但未有一穩便第宅耳荆公駭曰臣有何欲且何為而賜第上笑而不答翊日荆公懇請其由上出綰所上章荆公即乞推劾

議論
及愛

先是綰欲用其黨方揚為臺官懼不厭人望乃并彭汝礪薦之其實意在揚也無何上黜汝礪綰遽表言臣素不知汝礪之為人昨所舉鹵莽乞不行前狀即此二事上察見其姦遂落綰中丞以本官知蒲州亨甫奪校書為漳州推官綰制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士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義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於邪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

王荊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

相天下不太平及薦申公為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不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荊公之喜怒如此蓋孫覺莘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為申公也

間見錄

王荊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政道後世所當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

議論
反覆

職二人者熟荆公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
荆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參知政事也呂氏家塾

陳瓘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
王蔡之黨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
洵武蔡疑之徒皆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
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蔡疑與公初不
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疑為太學生
以長書遺公論天下事皆合天下之公議
遣人致於海陵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

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
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至次年疑以對策
為大魁所陳時事與前書頓異於是愧悔
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正
彙三山之竄石械台州紛紛皆其所為也
遺事

報應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
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春州雖在
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辜寬

宥乃置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
事貶宣州行軍司馬 上怒未已令再貶
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
餘卒

寇萊公好士樂善不倦推薦丁謂之徒皆出
其門公與丁謂會食都堂羹滂公鬚謂起
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
鬚耶謂慙不勝公恃正直而不虞巧佞故
卒為所陷公貶雷州時丁與馮拯在中書
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詰馮

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之而死丁乃
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
事者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
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
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
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體

石介既卒夏竦言於 仁宗曰介實不死此
走胡矣尋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
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
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奪我

不為酷萬一介屍在即是朝廷無故殺人
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
遂劾介之內外親族及會葬門人姜潛以
下至於舉柩窆棺之人合數百狀結罪保
證中使持入奏 仁宗亦悟竦之譖後夏
竦死 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 上曰
夏竦多詐今亦死矣 仁宗至其家澆奠
畢躊躇久之命大閤去竦面冪而視之世
謂剖棺之與去面冪其為人主之疑一也
亦所謂報應者耶

丁謂既逐李文定迪於衡州遣中使齎詔賜
之不道所以李聞之欲自裁其子東之救
之得免謂因大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
投之遠方時王沂公曾參知政事不平之
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亭主人恐
未能免也沂公蹶然而懼因密謀去之內
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深德之至是允恭
為山陵都監司天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
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
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并水

耳允恭曰 先帝獨有上無它子若如秦
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
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爾允恭曰
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 太后言之安
有不從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
穴及允恭入白 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
輕易如此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
具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
可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待謂決語入奏
太后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

有石石盡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
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不得問語同列
曰魯無子欲令弟子過房來日奏事畢略
留奏之謂不以為疑 太后聞之大驚即
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比知之於
簾前訐之移時有內侍卷簾曰相公誰與
語駕起久矣謂知 太后意不可回以笏
叩頭而退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
所坐本欲庇雷允恭不忍破其妾作耳然
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平時陰

報庭

險傾陷正人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為非也

真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允恭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翌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辭屈俛首鞠躬而已謂既退迪獨留納劄子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殺

遣謂因直入中書見同列召堂吏諭之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謂上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為也謂無如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曰錢學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乃逐李公及其黨正人為之一空將草李公責詞時宋宣獻知

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 上前爭議曰罹此震驚遂至沈頓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咸平中李士衡在館職日嘗使高麗武人為副使高麗禮幣賂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敝漏副使者以士

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已物至海內遇大風船欲傾覆副使倉惶悉取舟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別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既而檢點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一無所失

續資治通鑑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復如此

聞見錄及事略

自
善
編
成
百
十
二

噫是編也藥石子疾多矣却掃八年安之
義命宦馳六載粗不愧見吏民皆是編之
助也客有好事者從子抄錄子曰單見謏
聞藉是強而進耳何敢以示人客曰蘧伯
玉恥獨為君子豈用心之未廣耶予嘉其
說遂鋟木于九江郡齊端平改元三月旦
善璫再書

膏觀趙公善瞭自警編語簡而疏備事近
而用切誅有反於世教豈獨為自警而已
用以警人深矣茅因印頒歲久藉本不多
學者罕得見之余常病焉戊寅秋余持外
符尹鷄林將有繡梓廣布之志適監司韓
相國世桓巡至獎治亟索賈一帙告以意
焉公曰諾盍與來之功費之本倚辦予而
出手相力安勗諸邑仍令余監其事三閱
月而乃訖余惟宗朝文運之昌賢材之盛
于越漢唐其間名儒碩輔嘉言懿行之著

于家善謨偉畫之被于國。孤標特節霜厲
日皦。聲激當時。風礪後世者。肩磨踵繼而
史氏之傳。記聞之筆。散漫世緒。紫陽朱夫
子懼其逸漏。始加蒐閱。輯為言行錄。中興
四朝。未竟於前者。兩溪士英續之於後。終
始表裏於乞平。全至贍密矣。而門分類集
隨事瞭然。又莫要乎此。編其撫宥立範之
規。殆相發明於紫陽之遺旨。而且張致詳
於操修齊家事。君為政之次第。由源導派
井尔不紊。學者涉此焚香。教室心想目擊。

如在諸賢之間。而師友之揖其門。而服其
行。接其儀。而聽其言。講求學問。則若獲雍
容於函丈。商議國政。則若與周旋。乎殿陛
肅然。起敬惕然。且齊則其於修養。施措之
方。用力先後之序。夫豈少補於若口瀆。而
心不會言。張而行不逮。斯所謂不善為學
何但。負古人編撰之勤。今日刊行之意。以
甚孤矣。覽者勛之。正德己卯端陽月下
澣。通政大夫守慶州府尹五原金安老
顧材跋



